

♪ (日)杉井 光 / 著

(日)植田 亮 / 绘

Overdose / 译

离别的钢琴奏鸣曲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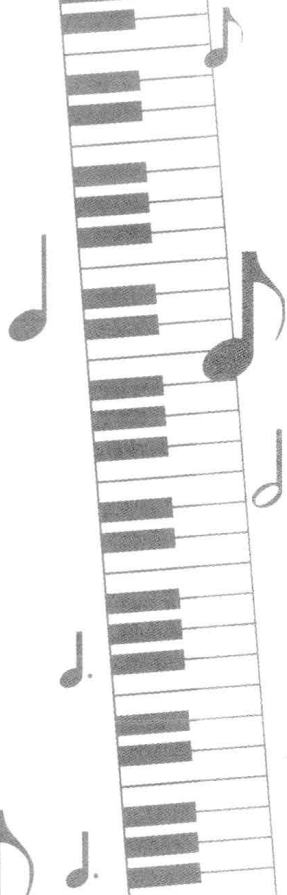


离别的钢琴奏鸣曲 1

目录

- 1 世界尽头的百货公司·····001
- 2 花田、被遗忘的音乐教室·····019
- 3 谎言、便当、变奏曲·····028
- 4 Stratocaster电吉他、红茶·····038
- 5 触技曲、挂锁、革命·····048
- 6 送葬、会议、经费·····058
- 7 毛巾、杀虫剂、封箱胶带·····076
- 8 公主、革命家·····091
- 9 鲸鱼、帕格尼尼、战斗人员·····107
- 10 火鸟、海的彼岸、药袋·····122
- 11 沙漠、心脏、Kashmir·····134
- 12 记忆、约定、借口·····148
- 13 英雄变奏曲·····161
- 14 医生、鸟志、答案·····175
- 15 Layla、铁路、失去的一切·····189
- 16 Lucille吉他、初时的雨·····209
- 17 培果三明治、春、工务店·····219
- 18 世界尽头的百货公司·····231
- 19 黑鹤之歌·····244
- 20 离别的钢琴奏鸣曲·····257

f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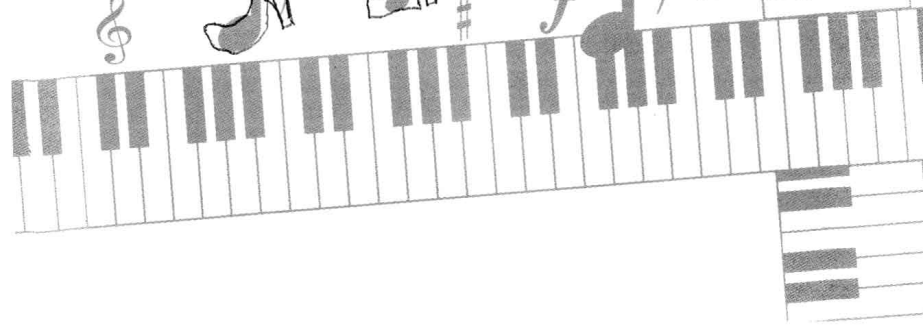


b



#

f





1 世界尽头的百货公司

刚把列车窗户微微往上推开五厘米，海的气息就缓缓地飘了进来。

星期天午后，车厢内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乘客。一到夏天，假日就会有更多到海边玩水的观光客，但是这个时节——四月初——离海水浴场开放还很久，所以会趁春假到乡下海边来玩的大概就只有中学生了吧……就是在说我啦。

仅有两节车厢的电气列车摇摇晃晃地转过一个平缓的弯，眼前紧贴着竹林的山壁突然消失，视野豁然开朗，海的气息也更重了。阴郁的天空下，栉比鳞次的住家屋顶，铜锈色的海面看上去都灰蒙蒙的。

电车摇着摇着，停靠在小车站。

我从行李架上取下登山包，刚走下露天的月台，就看到右手边深绿色的山间隐约有一块灰色地带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个山谷成了大型垃圾弃置场。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合法的垃圾场，总之常有各处的卡车载运坏掉的电器或是家具来堆放。曾几何时，那里竟有种不可思议的静谧感，安静到就像世界毁灭十五分钟后一般，成了一块封闭的空间。我就读的初中靠海边，自从某次迷路偶然发现这里之后，

我就偷偷把这儿称为“随心所欲的百货公司”。有部小说里曾经出现这个店名，虽然念起来又臭又长，反正我也不会告诉别人，所以无妨。

我父亲的职业很稀奇，是音乐评论家（虽然对其他评论家很失礼，但是我只是想强调父亲的职业对我来说很稀奇而已），因此我家充满了各类音响、黑胶唱片、CD、乐谱和相关资料。大约在十年前，母亲因受不了这些而离家出走了。而我虽然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或是目标，但是在满六岁的那天晚上，我就对自己发誓，将来绝对不当音乐评论家。

002

姑且不论那些，家里的器材明明是谋生工具，父亲却对它们很随便，不管是喇叭、转盘或是DVD播放器都会被她弄坏。小时候没什么人会买玩具给我，所以常拆解父亲弄坏后要丢的那些器材，慢慢地也就学会怎么修理和组装；现在已经变成半兴趣了。

由于兴趣使然，我每两三个月就会搭车一路摇到海边这个“随心所欲的百货公司”，收集一些貌似还能用的零件。一个人在垃圾山上走几圈，这种地球上只剩我一个人还活着的感觉，还真不赖。

不过……这天到垃圾场来的不光是我而已。



离别的钢琴奏鸣曲

穿过杂木林进入山谷，刚看到任由日晒雨淋的冰箱和报废车辆堆积的山丘，便意外地听到了钢琴声。

一开始还以为是听错了，但是当我走出树林看到废弃物堆成的山就近在眼前时，才发现听到的不只是钢琴声。在宛如平静海面的低音和弦上，巴松管的声音缓缓传来，接着又是竖笛的声音紧紧跟上。

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曲子，不过我记得曾经听过。大概是——十九世纪法国那边的——钢琴协奏曲吧。可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听到呢？

我攀上报废车的车顶，开始爬起垃圾山，钢琴的旋律在此时转变为进行曲之类。本来还以为是不是哪边的收音机还有电，才会传来琴声，不过这想法一下子就消失无踪了。声音的广度不同，那的确是乐器现场演奏出的声音。

我爬上山丘顶后，往垃圾场中央的洼地看去——那光景让我吓到屏住了呼吸。

在柜子和毁损的床、碗橱之间，埋着一台大型平台钢琴，上盖像淋湿了一般发着黑光，宛如鸟的翅膀般展开。琴盖另一边随着细腻琴声摇摆的，是一头栗色的头发。

是个女孩子。

那个女孩坐在倾斜的键盘前，长长的睫毛微敛，目光专注在手边。她细腻通透的琴音就像冬季末的雨滴，一滴一滴地从钢琴里弹跳出来。

我对她的脸有印象。

凜然而惨白，好像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面容，美得让人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；那头栗色的头发，就像在阳光下熔化的琥珀一般。

我在哪见过她，但是……怎么会见过呢？

名字——想不起来。她现在弹的曲子——也想不起来。

这里明明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才对，发出声音的只有一架钢琴与穿过杂木林传来的海浪声，为什么——会听到管弦乐的伴奏呢？

突然发现倒在我脚下的冰箱总在她用力弹奏低音时跟着震动，并发出微微的声响；不仅如此，另一边埋在瓦砾堆中的自行车、生锈的铁盆、破损的液晶屏幕等等，也随着她的钢琴声发出共鸣。

埋在山谷中的废弃物在歌唱。

那回音却勾起我记忆中这首曲子的管弦乐伴奏。

虽说是幻听——感觉也未免太真实了。

我果然认得那首曲子，但是……究竟是哪一首啊？

为什么——竟会如此触动我的心？

就像快板进行曲的零散脚步，最终汇入了那犹如拂晓河口的慢板大漠之音。无数个细小音符的泡沫自海底浮上水面，渐渐扩散开来。接着远方再度传来管弦乐声，这次会稳健地持续——

但音乐却突然停下来了。

我屏住呼吸，像藤壶一样紧贴在垃圾山顶，往下俯瞰那架





钢琴。

女孩停下弹琴的动作，以非常严厉的眼神瞪着我。

那管弦乐般的幻听和钢琴的余音，甚至连吹拂过树梢的风声都消失了，让我瞬间以为世界末日真的到了。

“…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儿的啊？”

她说话了，声音就像酒杯落地般清亮，她生气了。我一个没踩稳，从冰箱上滑落下来。

“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哪里的？”

“呃，这个嘛……”

勉强挤出点声音之后，总算有办法呼吸了。

“……大概是装饰乐段的时候吧。”

“一开始的装饰乐段？”

她几乎是弹跳般地站起身，柔软的栗色长发从肩上滑落。我这才知道原来她穿着米白色的连身洋装。

“你从一开始就贴在那里一直听啊？”

我也没办法啊！不然要我怎么办呢？难道要一边大声叫喊一边跳印第安舞给你看啊？看着长发微颤、脸蛋微红的她，我慢慢冷静下来。我也没做什么坏事，只是来捡零件的时候有人先到这儿了不是吗？

“变态！色狼！”

“不，等等！”为什么我要被冠上这样的罪名啊？

“竟然跟踪到这里！”

“跟踪……喂！我只是来捡垃圾的耶！”



席别的钢琴奏鸣曲

她“当”的一声重重关上了琴盖的瞬间，好像有什么随之产生共鸣，我脚下的冰箱剧烈地摇晃了起来，接着整个倾斜，我也跟着滑了下去。

“哇啊啊啊啊啊！”

我从倾斜的冰箱和报废车的引擎盖上滚向钢琴所在的凹洞底，肩膀狠狠地撞上了钢琴脚。

“……痛死了！”

正想站起身时，才发现她的脸就在我面前，宝蓝色的深邃眼眸直直盯着我。我吓了一跳，身体僵住无法动弹，只能呆望着那有如山茶花瓣的嘴唇在眼前轻轻颤动：

“如果你没有跟踪我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咦？啊，不是，因为……”

她蹙起眉头。神秘的魔力好像减弱了一点点，跌坐在地的我终于回过神来，慌忙往后挪动。

“就说我是来捡音响零件的嘛！我偶尔会来这啦，才不是跟踪你咧。”

“……真的？”

我骗你干什么啊？话说回来，这个女生该不会被跟踪了吧？

“总之你现在马上离开，然后绝对不可以跟任何人提起我在这里的事情。刚刚听到的曲子也要从记忆里消除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啊……”

“绝，对，不准说出去！”

她眼泛泪光，仿佛天空中的星星纷纷陨落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实在什么也说不出口。

“知道了啦，我消失就是了。”

我背上登山包，开始攀上垃圾山。后面突然传来咔嚓咔嚓的机器声，接着就听到她发出“啊！呀！”的尖叫。

转头一看，才发现钢琴上有个手掌大小的录音机，还发出怪声……不会是刚才就一直在录音吧？里面的录音带好像一直在来回转动。她那副拿着录音机紧张兮兮的模样实在让人看不下去，我只好走过去按掉了录音机的电源。

“……坏……坏掉……了吗？”

她像捧着快孵化的蛋一样小心翼翼地护着录音机，以快哭出来的声音问道。

“啊，不行啦，录音机不能乱扳。”

原本正伸手扳盖子的她急忙停了下来。我把包包放在钢琴上，接着拿出一把螺丝起子。看到这光景，她的眼睛瞪得老大。

“……要，要拆掉吗？”

“放心啦，我会仔细把它修好。”

从她手中接过录音机，我便发现那不是一般的机器，而是双卡式录放音机。不但可以同时播放录音带的A面与B面，也能分别录音。贴在机器里的标签上印着我没见过的语言，而且很显然不是英文。

“这……是哪一国的语言啊？”

“匈牙利。”她小小声地回答。东欧的产品啊，我修得好吗？



离别的钢琴奏鸣曲

松开螺丝，打开外壳之后，出现在眼前的内部构造也不过是些平常看惯了的零件。国际标准规格真是好东西。

“修得好……吗？”

“应该吧。”

我放下钢琴上盖充当工作台，一点一点拆解录音机。情况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录音带的磁带从卡匣里被拉出，就像海参的内脏喷出体外一样卷成一团，所以取出卡带又花了一番工夫。

“……欸，这录音机该不会本来就是坏的吧？”

“咦？啊，嗯……带子就算卷到最后也停不下来，如果不按停就会纠缠得更严重。”

原来如此，自动停止装置本来就坏了。

“因，因为你突然出现，我才会忘记按停。”

又是我的错了？买一台新的就好了啊。

“这台录音机很重要吗？”都已经坏成这样了还在使用。

“啊？”她吃惊地看着我，接着又低下头，“……嗯。”

匈牙利啊……这个女孩子应该不是日本人吧？脸型看起来也像是混血儿。我边想着，边在垃圾山中寻找零件，终于完成了录音机的外科手术。不管是快转倒转，都能让录音带卷动时不再不听使唤了。

“修好咯！”

“咦……啊，嗯。”

她的脸上还是一副不太敢相信的样子。为了确认录音机不能确实播放，我正打算按下播放键时，她突然把录音机抢了

过去。

“不……不准听。”

她把音量调到最小，接着按下播放键确认录音机是否已经修好。

“……谢……谢谢。”

她把录音机紧紧抱在怀里，红着一张脸，低着头细声地说着。不知怎的，我也不好意思了起来，转过脸点了点头。

等我把工具收回包包里之后，她突然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出门啊？”

“刚刚就说过我喜欢玩机器了嘛，所以才来捡零件啊！”

“那……好玩吗？”

她突然这么一问，反而让我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嗯……我不知道修好坏掉的机器是不是令人开心的事，不过……东西失而复得的时候，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很高兴呢。”

和我四目相交后，她又脸红了，于是急忙把脸别过去。我看着她的侧脸，突然有股冲动想问她好多问题。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应该说……你是谁？刚刚弹的是什么曲子？还有，我也想听听她刚才录的东西，说不定刚才的管弦乐声真的不是我幻听。

虽然这么想，要是真问了她大概又要生气了吧。

她再度把录音机放回钢琴上，然后拿碗橱充当椅子坐下，视线落到了脚边。虽然还想跟她说些什么，但气氛就是冷下来了，实在找不到开口的机会。算了，总觉得她好像嫌我碍眼，今天就这样回家好了。



下次再到这儿来的时候应该碰不到她了吧？还是说她家里没有钢琴，才会特地跑到这里呢？我边想着这些事情，边准备爬上垃圾山，这时背后突然传来声音：

“呃——”

我转过头去。

杵在钢琴旁的她这次看来不太像生气，反而一副害羞脸红的样子。

“你住附近吗？”

我歪了歪头。

“……不是。搭电气列车过来大概要四小时。”

“那你要去车站了？”

我刚点了点头，她便瞬间露出放心的表情，把录音机拽在腰边，跟在我身后爬上大型垃圾堆叠而成的斜坡。

“你要回去了？那我可以继续待在这里吧？”

“不行！总之你快走，快走！”

什么跟什么嘛……

我老大不高兴地翻越过崎岖不平的垃圾山，慢慢走回了山谷边的杂木林。她不停埋怨着脚好痛啦快摔倒啦之类的，却还是一路跟了上来。

“我说你啊……”

我回过头叫住她，而她则吓了一跳，杵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不动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

“你该不会不认得回家的路吧？”

由于她的肤色比日本人白皙很多，脸红的时候也很明显，所以虽然她猛摇头，但看起来就像是被我说中了。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：

“算了，我第一次到这来的时候也迷路过啦。”

从海边往车站的途中只要走错一条路，就会不知不觉迷失方向了。

“不是第一次啦，大概来过三次了。”

“来过三次还不记得回去的路哦……”

“就说不是这样了嘛！”

“不然你一个人回去啊！”

“唔……”

她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我只好不再跟她争辩，安静地走出树林。路上有紫红色的卡车从身旁经过，应该是来弃置垃圾的吧。车子走远后，树林间的寂静更深了。从林间隐约传来卡车和树梢摩擦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了钢琴协奏曲中浑厚的合奏部分。

那的确是让人震撼到忘记呼吸的经验。若非这个女孩子在那样特别的地点弹钢琴，恐怕就不会发生如此的奇迹吧。我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回头偷瞄她的样子。

话说回来，我到底是在那儿见过她呢？该不会是被我遗忘的朋友？不然怎么会毫不在乎地对我耍任性呢？

不可能吧？

如果我认识这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孩——应该不会忘记。



在这个夹在山与海之间，坡道连绵不绝的小镇里走了三十分后，杂沓的住家突然映入眼帘，公交车站也出现了。商店街拱门的装饰灯泡几乎都不亮了，约四层楼高的建筑屋顶上架着自昭和时代（注：指1926年~1989年日本昭和天皇在位期间）留存至今的固力果广告牌，真是令人怀念。左手边看似组合屋的小房子屋顶上挂了个上面印着站名和JR标志的招牌。荞麦面店门口除了找厨余吃的流浪猫和我们两人以外，连个会动的东西都没有。

“到了哦。”

“看也知道。”

她只吐出这几个字，就急忙往车站入口走去。

我呆站在原地思考该如何是好，结果却连个名字都问不出口。没办法，今天才第一次见面，而且她还叫我忘了她。

我还是回去翻我的垃圾好了。

我背向她，正准备走出去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说话了：

“喂，等一下……”

出声的是从公交车站对面小派出所走出来的中年警察，而且他出声喝止的对象并不是我。她吓呆了，怯怯地转过身来。警察上前问道：“咦，你不是那个蛭泽小姐吗？”

“……咦？这……这个……”

她吓得脸都白了。

“哦，果然没错，穿着也很吻合。你的家人正在找你耶！听说你上次离家出走也是到这附近来啊？总之你先过来吧，我要跟你家里联络。”

离家少女啊……而且似乎还是惯犯，看来还是别跟她有关系的好。正当我掉头和警察擦肩而过时，却察觉到她露出求救的眼神直盯着我。糟糕，还是注意到了……

她那恳切而泪汪汪的眼神好像在说：如果不帮忙，我就怨恨你一辈子。

不，别帮她啊！

可是，已经迟了。如果看到她那样的眼神还能默默走开，我就不配当人了。

“呃……”

我对着警察那晕染着明显汗渍的背影开口了。他正要带着女孩回派出所，转过身来时的表情仿佛现在才注意到我的存在。

“会不会是搞错人啦？因为……她是跟我一块儿来玩的。”

“啥？”

警察的表情变得很怪，好像不小心咬到蜗牛一样。

“喂，快走吧，没搭到这班车的话，下一班还要等很久耶。”

“啊，唔……嗯。”

我跟警察点了个头之后，就跟逃过来的她一同往车站方向跑走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，总之不宜久留。

买完票，通过剪票口之后，我们偷偷地看向公交车站那边。

“行得通吗？警察要是追上来，你会配合我刚刚的说法

